



11  
4064  
11 6



門 4064  
卷 32-11



大事編年

孝宗紀

孝宗宣文章武神聖大王諱仁祖第二子己未五月二

十二日誕降初封鳳林大君丙戌封王世子己丑即位己

亥五月四日薨葬寧陵

妃仁宣王后張氏右議政新豐府院君文忠公維女甲寅

二月二十四日薨

上即位

己丑五月 上即位仁政門嗣位之時哭泣之哀群臣不

敢仰視



門 6  
4064  
卷 32-11



大事編年

孝宗紀

孝宗

宣仁文章武神聖顯仁明義正德

大王

誤

仁祖第二子己未五月二

十二日誕降初封鳳林大君丙戌封王世子己丑即位己

亥五月四日薨葬寧陵

妃仁宣王后張氏右議政新豐府院君文忠公維女甲寅

二月二十四日薨

上即位

己丑五月 上即位仁政門嗣位之時哭泣之哀群臣不

敢仰視



群賢彙征

賓廳啓曰金尚憲宿德元老扶病赴哭請勉留金集宋浚

吉宋時烈權認李准恭皆山林讀書之人請教召上從之

復教曰宋時烈舊時師傅愴之懷誠功于中與崔蘊亦大

君時一軀宣古

六月首聘金尚憲清陰為左叅政擢金集慎獨為禮曹叅判

宋時烈菴宋浚吉春同為掌令權認嶽李准恭為諮議徵

召造朝

上自在潛邸濬志卓然常以為漢武優於文帝以其浚平城誓也至是旌招諸賢以別諭尤致意於

時烈舊時師傅念之懷尤切于中又密令於時

烈詰命勿書偽號

宋時烈留疏徑歸

六月掌令宋時烈詣閔謝仍請八對時俞榮論大行謚號

事天怒方震上意時烈亦將爭論其事稱疾不見時烈

遂決意退政院啓稟上大驚遣承旨金益熙進諭之

時烈還到城外陳疏十三條勉戒仍即還鄉

時金集亦屢抗行而時烈以為既出還入有闕庶

恥進退不明無以事君終不聽申冕附托自點

背馳清訟適在政院有一人見時烈脫朝衣直出

門謂冕曰既脫之朝衣宜能履衣乎冕曰君欲攻假孟子得<sub>不為真臧倉乎</sub>

鮮于司業

七月以鮮于泱為司業不至泱

字仲潤  
歸避菴

箕子之後居平壤

以易學名宋時烈曰泱以聖師之裔崛起於麥秀之地寤寐玄源探賸墜緒蔚然為西土儒宗至陶山親退溪遺書注拜張旅軒執贄慎獨齋以司業召不至上疏論心學

被擄婦女請勿還畜內司奴婢請罷

九月執義宋浚吉啓曰慶亂時士族婦女失行者其皆相臣建議令其家長還畜勿許改娶傷風敗俗莫此為甚程

子曰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此實亘萬世不易之論也今日此法豈不大乖於程子之訓而悖禮悖義之甚也我國雖甚文弱禮義名教無愧於中華區區所恃以維持者只有此耳今乃並與其區區者而毀之識者之寒心於是為極自是以後士夫家風俗日敗閨門多慙間有不忍說者未必非此法為之祟也請勿施還畜之法其家長有欲改娶者許令改娶又曰私財私入莫甚於內司之弊當此新化之日臣等所當積誠力爭必期回天而又慮初設已久容有未易猝革者趨趨喁喁而不敢發此亦臣等責難誠薄之致也抑就其中而思第二

義則內司奴婢不可獨蒙復戶之恩獨免編伍科付之役  
且不可開陳告之例蓋今日徭賦繁興民生塗炭兵額踈  
虛族隣俱困邦家岌岌若不保朝夕內奴亦一王民此誠  
何時而獨免賦役使齊民偏苦而窮恐祖宗設法之意必  
不如是矣請下明教特罷內奴復戶之規焉

請兩賢從祀

九月大學生洪葦茅疏請李珣成渾文廟從享嶺儒柳湜  
等上疏醜詆兩先生此是南人也判府事趙翼浦劉卞曰  
李珣姿高學正識見超卓德行純備可謂百代之師表成  
渾端莊嚴重出處行義動遵古賢誠儒者之高蹈是不易

之合論也李滉論學多用珣說而謂無絲毫契悟滉死後  
珣獨請從祀而又謂攻之不遺餘力渾之疏首以講學窮  
理為要而反謂未有言其引朱子收拾身心保養精神語  
則謂之道家者流又譏珣所論四端七情與滉異夫孟子  
之言四端特舉情之善一邊禮記之言七情察善惡之總  
稱如滉相對之論雖因權宜舊說而未克失於照勘昔程  
子於易傳竭一生之力而朱子指其差誤甚多饒魯陳揅  
至曰不願為朱子佞臣況珣所論超邁精當可俟百世而  
不惑耶至於理通氣局云者蓋發前賢所未發潑乃謂以  
理氣為一物邪說肆行慘於洪水猛獸臣竊懼焉

兌金自點相竄申冕等五人

先是金自點以元勳戚聯王室擅弄國柄有原洛之日洛  
主金自點原主元斗杓申冕等五人趨勢暱比執義金弘  
郁首劾其貪縱病國至是大司諫金慶餘執義宋浚吉掌  
令李尚逸等啓曰自點卽先王之罪人也苟有愛嚮先王  
之心孰不功瘞於自點哉黷貨無厭似元載第宅踰侈似  
梁冀締結內外似韓休曾習國營私似賈似道請遠竄又  
論全羅監司李時萬瑞山郡守李以存副提學申冕護軍  
李之恒李海昌前執義嚴鼎耆廣州府尹黃采諂附自點  
見棄清議者並請削刊 上以自點勲舊大臣雖有罪

不可竄逐下未安之批諸臺仍避掌令宋時烈上疏陳謹  
獨友臣之道又曰伏見近日朝著之間是非方生爭謬日  
甚此正安危消長之機也蓋以此年以來權倖鴻張魚捷  
甚固雖所謂名流者牽皆染迹禮義都喪廉恥俱亡內外  
相循恬不知愧豈管子直為愚人而所謂國乃滅亡者反  
為虛談耶金慶餘宋浚吉以草茅之跡賤感不世之知遇  
揚庭宇如剛亦不吐雖其擬律措語之間或不能無激然  
其為正當之論而有益於 初服之政則較然矣若使其  
說少行則易所謂小貞之吉云々 上旋示悔悟自點曰  
此免相特命竄冕等

宋時烈封事

十月掌令宋時烈推演前疏所陳十三條作為一冊子隨封事以進其略一曰節哀保躬二曰講禮慎終三曰勉學正心四曰修身齊家五曰遠便倭近忠直六曰抑私息悞公道七曰精選任明禮統八曰振紀綱勸風俗九曰節財用固邦本十曰正貢業務民力十一曰崇儉德革奢侈十二曰擇師傳保儲貳十三曰修政事攘夷狄仍言孔子作春秋以明大一統之義又言朱子推人倫極天理以明雪恥之意且曰程朱疏章皆有貼黃蓋人主過失之未彰者則貼人主心術之隱微者則貼國家機密則貼宮闈幽隱

則貼嘉謨嘉猷則貼義理甚功則貼此皆至上前親自開拆故敢用其式然今殿下方在哀素中敢用白貼進上留中特除太僕正翌日引見上曰西進冊子連夜披覽不知疲困也

請行大同法

十一月右議政金瑄上疏曰大同之法便民良策畿甸闕東行之時力若又行於兩湖則安民益國無大於此大抵一年應行之役每結所費木帛十餘匹少不下七八疋意外橫出之役不在此限民何以不困今若每一結春凶木綿一疋米二斗秋出米三斗則總為十斗而田稅之外進



上貢物本道雜彼本邑所納皆在其中一納之後終年安  
卧比之京畿宣惠一年十六斗亦甚寬矣兩湖田結共二  
十七萬結木綿為五千四百同米為八萬五千石付之能  
手規畫措置則米布餘數必多公藏私畜上下俱足意外之  
役亦可應之矣

仁祖朝增按忠清諸行大同而群議嚮貳不得行  
至是又以為言詢問大臣命先試湖西後均之八  
方亦命李時昉叅畫其為法不問邑之大小唯以  
田結多寡出米京畿十三斗湖西十三斗般運上京其遠海山  
色準米出布亦委輸于京自御供以及奉祀享接

賓客細至芻稗薪菴之屬凡百需用之物皆於是  
取辦而預給米布於貢物主人使之進排官無所  
濶狹吏無所伸縮乾後而無他賦役民甚便之

### 全集選鄉

庚寅元年正月吏曹判書全集請詢訪人才於元老大臣  
不次用之右相增谷以為不可初右相金增請行大同法  
於湖西卿宰臺閣中名流皆言不便安邦俊至斥以謔國  
上以問集亦謂不可至是二人議不合增上疏乞致仕  
有曰臣高祖湜罹己卯之罹傷弓之鳥常存曲木之驚今  
又觸犯時忌救死不贍何敢久妨賢路乎集因此不安陳

章請歸執義宋時烈言集臣所師事者也昔范仲淹被逐  
尹洙諸人以師友進退義無獨殊請其同貶今集既去則  
臣義難獨留上慰諭三人兩解之集還鄉增亦屢辭免相

清使壓境全自點遠竄

二年上新即位慨然勵志引進士流以為內修之地皆自  
點屏黜其徒自相疑懼謀所以除去士流自點子鉞謀於  
副提學申冕使其親密譯官李馨長行諷於虜以為新王  
退出舊臣進用山林諸人將舉大事亦送長陵誌文以不  
書偽號也於是虜大疑之以兵壓境六使連續出來以查  
問為名中外震駭上引諸臣議之領相李景奭軒對曰今

其所幹雖未知京事而臣受國厚恩敢不以身當之上曰  
卿若自當得無事則幸矣如或轉輾有所難言則奈何  
景奭曰事機固不當預料而國家因得無事則微臣一身  
何足惜乎因言價接難其人而元才杓與彼不曾相失宜  
起廢為遠接使上曰卿今遠出誰當在此酬應景奭曰請  
起李敬輿同議甚好且鄭大和陽有詐慮雖在土草使備  
局徃詢何如上稱善是日拜辭西出及逢虜使彼為之加  
禮不交一言而歸人心稍安領相出迎清使于弘濟院清  
使八境傳勅二道一則九王私書求婚也一則皇勅而責  
我以挾接恐喝者也蓋仁祖末年自點為首相鄭大和為

左相萊伯盧愷慶尚監司李曼狀啓有倭情叵測之語右  
相鄭太和使燕時請繕修城池甲兵彼積疑於我因此生  
釁令公卿兩使會于南別宮使列立庭中初言皇帝及撰  
王致祭而不為謝撰王處無文書不稱號之事次言吊祭  
時不哭事而語輒故責於上躬景奭對曰皆吾之錯吾王  
不知也又聞作表者誰趙綱洲以其時文衡答以廟堂指  
揮清使躬詰綱使之議罪以倭情事問曼愷則以初無  
狀聞為對曼對以邊將所申傳聞而已清使厲聲曰奏聞措  
語必國家為之也景奭曰吾宗為之鄭命壽高聲曰領相  
果獨為餘皆不與耶戶判李基祚獨曰吾輩亦皆與之是

日滿庭愷無人色領相獨無危懼應對從容觀者嘖  
稱服上引見曰領相為國自當固無可言李基祚初不與  
焉而獨能開口可謂有光矣諸臣頗有愧色上命以千金  
與鄭命壽翌日駕行館取清使曰李景奭趙綱當置極刑  
上反覆救解始言故索皇上更當有勅姑許曰馬城梅棘  
連蓮二使稱懇始許二臣放釋永不調用李敬輿亦永不  
調用於是大諫趙錫胤執義李弘淵論自點付處出其二  
子于外大憲李厚源請加罪始命遠竄 四月選京室錦  
林君女歸義順公主資送于九王

李敬輿上疏白

三月時上留意於修攘求治益為分部縣之兵為四十營各置一將伸教令而訓習之桴鼓之聲四時不絕頌相李敬輿上疏諫曰古有三時務農一時治兵方春田作之時捨南軒而編行伍此所謂奪民之時也且霸王之業在於得民今殿下務為嚴酷適足以殃其國也上曰日暮道遠至慟在心故也然寡人不明於德事多誣誤宜先王之憂慮不能已也先是金尚憲從容為上言曰殿下欲與治國政非李敬輿不可蓋敬輿立異於建儲得罪於姜穉荐棘絕島矣至是特赦尚憲起拜賀曰殿下得賢相臣敢不賀旋拜領議政

### 閔應亨筵奏

六月閔應亨以副提學承召入侍言臣聞諸道路皆曰三代之治可復見矣及登前席大異所聞殿下不過僅保社稷之主而立志不固優游不斲其不至於危亂不可救者幸也上和顏虛受應亨因歷陳朝議之橫潰首賦之不均諸宮魚鹽之滯弊上勅容補善

### 三南營將

辛卯二月三南諸道復置營將仁廟朝設立訓局之武騎砲兵視前加額御營兵分部上番各有條理三南編伍亦令給復

自點獄

辛卯二年十二月海源令暎進士申據等上變告自點與其子鉞及水原府使邊士紀謀逆將推戴王子激蘇浦善禍機甚急上御仁政門親鞠誅自點鉞世龍士紀等賜趙氏死激浦及士龍妻子絕島申晁杖斃李馨長自燕到灣拿未輟之初善流暎進朝著清明自點輩內自疑懼至於行間虜庭六使壓境及自點被竄後凶謀漸次益狼籍通虜設計冕之主云 鉞子世龍尚仁祖後宮趙氏女孝明翁主內外締結凶謀狼籍詛呪起於內逆節萌於外上以事係慈懿大紀只賜趙氏死三司百官請世龍妻及王

子激浦并按律進善宋時烈以為趙既伏法而其子未必預知不可使先王骨肉幽憂以死引漢文淮南事諸曲加全保俾絕譏議遂廢置絕島 憲府論統制使柳廷益孽姪為自點妾最親密請罷領相鄭太和曰廷益名不出賊招若以親遠將人：自疑矣上曰卿言是矣大和仍進曰自點久居相識一時文武敦不出入其門乎若以平素相識勒加罪素臣恐朝無完人矣上曰鎮定之責專在大臣予與卿堅定則喜事之人安敢肆也 邊士紀以金自點腹心為水原府使大憲洪茂績啓曰昔狄以樞密在朝青人皆稱賢而歐陽修請罷曰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屠卒為

下所迫自古為亂者未必皆其本心臣年老易惑不能無  
過慮至以無形跡人所不敢言者上瀆聰明下觸大臣之  
怒然安知過慮必不是深計也不幸有萬一之慮勿謂老  
臣不言也及自點謀反事覺士紀果與謀狼籍人始服茂  
績先見之明特超二資 時日恒陰噎金益熙陰疏引先  
正臣趙憲封事有曰頑雲不解天日常陰是蓋辛卯年間  
也又引夏侯勝洪範傳為忒諂者詳然及自點伏誅人始  
服焉

行大同於湖西

始會湖西行大同法田一結收米十二斗先時右相金瑄

請行大同法於西南兩省相李景奭曰在先祖欲行而竟未  
行今宜先行於湖西驗其便否然後可行諸議皆言不便  
永果行至是增復請先行於湖西又行於湖南 光海朝  
李元翼格請設大同法至仁祖甲子始行於江原道今又  
行於兩南每結收米十一斗以供京外用無煩民力民甚  
便肅宗丁巳又行於慶尚道海西則做大同規行詳定法  
一結米十五斗永為金石之典

徐忤獄

壬辰三年麟坪大君赴叅判吳挺一大婦君家燕席承旨柳  
道三乘醉與麟坪語而語稱臣時郡守徐忤者聞其傳說

遂告云麟坪擊牛會客事將不測上震怒親鞫忤杖斃  
竄罪其傳說者臺諫論劾道三妄發逆之 大諫俞樾八  
侍榻前啓曰柳道三平日不能謹慎知大君在席八座又  
其妄發非細今但違職物情未快請罷之上怒曰柳樾欲  
以妄發為案事其心可知前日教誘徐忤者必此人也予  
為人主不能保一第乎命逆諫長下獄嚴鞫右議政沈之  
源進曰俞樾之論柳道三豈有深意自上威怒大過誠為  
未安上曰以此姦邪人為諫長是大臣不能擇人待罪可  
也今不殺此賊無以為國金吾官有怠慢不遵命者予當  
先罪之是日樾即受刑而上又命加刑無敢求者司諫尹

鏞即詣臺獨啓曰俞樾職為諫長方纒暱侍而殿下梓縛  
搥撲加嚴訊焉是尚何忍且審理之命甫下而緹有駭動  
一國之舉在廷諸臣莫敢一言安用輔弼公卿為哉臣官  
以諫為名不敢隱默以負君父上例報不允於是禁府因  
臺啓不加刑而大臣三司交章力爭上命減死安置絕島  
臺諫又爭之久後因大臣李景奭所達命移配俄又因掌  
令權認亟啓遂得蒙宥

六月左議政金尚憲臨卒上遺疏言願殿下益勵初服之  
志不替好賢之誠登善類以出治道修宗德以恢大業上  
震悼教曰天不憇遺喪我元老覽茲遺疏訓戒功至為國

忠赤至死深篤可不服膺焉自銘曰至誠矣諸金石大義  
懸乎日月天地鑑臨鬼神可贊

翰林薦

癸巳四年閏點金澄奏翰薦先進趙復陽松谷李端相靜觀  
不許掌令徐元履欲并彈主薦者及先進之不許者掌令  
任善伯持不旨元履引避詔多不擇群議大駭而上褒以  
忠君殉國擢拜執義大司憲趙錫胤樂靜以為不可無辨是  
非與諸僚劾之被嚴旨大諫睦行善請逆趙錫胤校理李  
恭淵亦行善逢迎上益怒命下恭淵吏玉堂洪處尹金佑  
震等陳元履之失因論行善窺上意過公論上怒拿處尹

等問承旨朴長遠歎曰承旨意何如毋他言只言罷行善  
是非乃對曰論赦恭淵所以非行善也上又怒曰爾亦欲  
為名望者仍命斥出又下嚴旨謂長遠護黨命竄三水後  
改興海趙錫胤鍾城府使 徐元履充進善素蔑學識進  
講多錯趙復陽屢摘其謬而已為臺官言事多迎合復陽  
又言其不正元履大恨會閔默薦翰復陽以默曾為醜正  
之論過之元履揣上素惡朝臣以同異為進退遂乘時訴  
于上：震怒曰趙某敢以私憤阻塞無咎之人特命罷趙  
錫胤上疏言點傳會邪說詆辱先賢是可置之於萬世公  
論之地乎 右相趙翼疏畧曰東西名目實自宣廟初年



先正臣李珣欲調劑之不專用一邊遂為許葑等所攻自  
李珣死至反正前凡四十年間皆東人執柄之日西人長  
被排擯中間雖或有因變故暫入之時旋即退斥之反正  
之後先王誅戮昏朝助惡之人遂取反正時有勲勞者  
及昏朝斥退之人而用之西人乃得立於朝以至今日矣  
然西人得志之後南人小北皆與之并立於朝三司詮曹  
無不共之夫東人得志之日西人不得少通清路西人當  
朝通用如此正宜無所感恨而乃常懷憎疾每每乘時頌  
陷此其心必盡逐西人而專用自己朋輩乃為足也

安邦俊特除

安邦俊以遺逸耆老特除工曹叅議仁祖末年上疏曰  
殿下反正後變亂相繼而殿下日事荒淫國安得不亡  
乎光海失之殿下得之殿下失之復有如殿下者得之均  
是我先王之後得失固不足論也萬一為他人之有數百  
年宗社殄享十餘代子孫滅絕則殿下永為光海不可得  
也至於朝臣各相為黨如魑魅魍魎怙愆難狀若挾臣之  
目懸之閤門不出數十年未忝生於殿墟麋鹿遊於姑蘇  
云々蹄牛山趙憲重峰門人為其師著抗義新編

始行西洋曆法

初東方循用中朝所頒而未嘗自國中推策及世宗朝始

立推策之法然其數術亦不出於大統曆法氣朔交食往  
往不合仁祖甲申覲衆監提調金嶺使燕聞西洋人湯若  
望立時憲曆法自崇禎初行之乃購得其數術諸書以歸  
請令覲衆監官金尚范等講究十年始得門路至是奏行  
之

京圻行量田

八月左議政金堉上劄言京圻根本之地田結太半久縮  
令各邑守令只與會計吏出入田間按字作結以除覆田  
擾民之弊嶺西流民墾土為業田野不闢名山日積擇定  
別將設置屯田分領流民勸野墾禁山耕限三年毋徵其

稅上并泐之教曰畿田土瘠賦煩打量之時除其尋第務  
從寬歇仍領遵守冊次第施行於諸道 道守冊畧曰舊  
制田品只有上中下所量之尺三等各異八道田品不一  
非三等所能盡而差科不正故今更參詳田分六等而更  
定結法直以周尺一等四尺七寸七分五釐為量尺積一  
萬尺一等為一結二等為八十五負一把三等為七十負  
一束一把四等為四十五負七把五等為四十負六等為  
二十五負下三道水田膏腴之地多而瘠薄之地少京圻  
黃海道水田膏腴瘠薄相半而江原道咸鏡道平安道水  
田瘠薄之地多在前下三道上中田則皆是水旱勿論禾

穀茂盛之地今則以九等年分及災傷分揀收租不可泥於舊例在前上等田名為第一等田中等田名為第二等田其中分等不中之田或陞或降務要得中在前下等田內雖無水根地品膏腴水田及雖往水沈木末地品膏腴之地并一二三等內以相當等施行雖地勢高居沙土相半若引水灌溉木穀茂盛水田亦當分揀二三等施行其次以第四等施行其中瘠薄沙石水田與江原兩界等處最下水田無異者五六等施行若川防灌溉處不在五六等例

贈卞和三學士洪翼漢吳達濟尹集職

### 李浣訓將

甲午五年特拜李浣為訓練大將初上密問鄭大和曰具仁堂老不堪任誰可代者大和以浣對即拜訓將居無何軍卒多怨上復問大和對曰仁堂年老兵不畏將久矣遠見浣紀律嚴明自懷疑惴過數月則軍中必恨其未晚也浣果如其言上嘗夜召浣入卧內問曰國若有急予入江都若軍未盡渡敵兵在後則奈何對曰臣已遣大爺約盛士二十斗使人各持一帑行則帶之任則盛士連綿三帑以為一塚列峙成城則高可一丈廣可自衛而其掘土之坎亦可代壕塹此原野禦賊之長策也上稱善

金弘郁杖死

五月閏旱特降求言黃海監司金弘郁應旨上疏言廢續  
究狀上命拿親鞫弘郁供曰廢續之事趙賊鍛鍊國言至  
今籍：臣之所陳乃閭巷間所聞斷無他意上顧問參籍  
諸臣曰此言何如右相具仁堂曰殿下欲殺言事之臣其  
於後世譏議何左相沈之源曰趙賊鍛鍊之說不過死中  
求生之計寧有是理上愈怒叱退具仁堂仍杖殺弘郁時  
廷臣暨於天威縮頭不敢出一言領相金瑄曰弘郁罪固  
有之殺則大傷君德明日上特罷具仁堂瑄上疏曰寬弘  
郁之言臣竊先發臣敢獨免遂呈告違

別設成均祭酒而不拘資級以宋時烈宋浚吉魚帶

請罷備邊司請收儒布

大司成金益熙滄洲上疏曰我國家倣周典設官三公統六  
卿六卿統百司遇事政府該曹相議舉行行之百年少無  
虧闕自備邊司之設事無巨細皆歸本司而政府徒擁虛  
號六曹皆失其職莫如革罷本司改稱政堂使六曹長貳  
各以其事稟定於大臣以復祖宗之舊也兵以衛國有國  
先務然我國貧國也實無養兵之力宜倣祖宗朝公卿子  
弟皆屬五衛之制除生進初試及有身役有殘疾外不為  
舉業者年二十五以上各收二疋布則歲可得七八十萬

死而十萬之兵可以養矣養兵之具既足則乃可以變通軍制修明師律也今日禁軍即漢之羽林唐之射生宋之殿前兵明之錦衣衛而為人主之親兵若令諸道募饒勇有材力者送之京師充補軍旅以滿一千之數而別擇心膂之臣以統之則京師兵強可以潛銷亂萌也上召見迓條問難命大臣次第講行

李商翼疏請改文廟祝禘

乙未六年文廟祝辭用彼國年號大學儒生李商翼等上疏曰祭菜示敬有國之大事也臣等伏聞文廟祝辭亦用彼國年號臣等不勝慨然之至噫國家之不幸久矣危機

日發責言未已鄒聖 畏天之訓固不可不念而春秋大義是夫子所嘗謹嚴一時權宜豈可並行於蘋藻之享乎昔宋時契丹請視廟樂孫沔猶且斥之况祝史虔告禘其年號則吾夫子陟降之靈其何歆格於芬苾乎今番釋菜之期始聞有此事臣等所當倡率諸儒叫閭請改而機事不密恐煩聽聞不得已與若干齋中僭用貼黃之規臣等之意其亦悲矣伏望 聖俞有司改其祝辭以盡享祀之禮則豈唯斯文之幸崇為國家之光云云

管轄關防

上命四臣管轄畿湖要害處將上夙夜孜孜於案土命元

斗杓管江華李厚源通管安興李時昉管南漢洪命夏忻  
管紫燕島使各修繕儲峙每引四臣籌畫經理日晏不倦  
時石左右別將分頒禁旅親閱禁中 城安興鎮

賜銀盃太學沿海諸島還屬本館

命造二銀盃賜太學初太宗為前朝國子博士行爵館中  
有青花盃及即位飾寶藏之惟多士宴會許以行酒成宗  
朝其盃破敝改造竟失於壬辰亂至是大司成金益熙請  
改造續祖宗故事遣中使賜銀盃宣醞於館官及齋儒  
下御札曰庸續舊典特賜銀盃非以侈矣歆其久也非以  
酒矣歆其和也唯爾師生用彰厥義式敬勿替明日知館

事蔡裕後等率諸生上箋謝先是全南道沿海諸島自例  
朝賜成均館收稅養士後為諸宮家所奪占至是大成金  
益熙白 上還屬本館

閱武

九月上幸章陵還至露梁津顧瞻都城嘆曰美哉江山之  
勝也東國王都漢陽其最乎時御營提調李時白總戎使  
具仁堂領軍陣沙場待隨駕軍齊渡合陣槐一萬三千上  
大閱軍容曰雖有此士馬脚之不得其道徒為無用之卒  
也 設罷廢兇廳逐朔試陣法

行錢

十一月始命行錢初東方未有錢弊只以廢布交易貨賄  
太宗始命河崙行楮貨後廢不舉宣祖朝有行錢之議以  
銅鐵非國產亦不行仁祖癸酉浞戶判金起宗言命常平  
廳鑄錢文曰常平通寶復因廷議多歧而罷金增奉使明  
朝見其用車共錢甚便於民故以為言及上庚寅再使燕  
以先行錢於西路試其便否為請遂以行錢資所餘買唐  
錢十五萬分留平壤安州又命訓局鑄錢使遍行列邑民  
多便之至是始通行京外命增更定科條設鋪於州甸兩  
西銀一兩直六百錢米一升直四兩皆隨時低仰京畿大  
同米一斗代以錢詞訟衙門贖布以錢參半各司負價五

分之一及雇役價戶兵曹料布三之一皆以錢代要使公  
私錢路流通其毀錢者有罪又劄薦朴守直委以行錢之  
事丁酉因李時昉言議廟堂還罷

前左議政趙翼卒翼躡浦渚泛濫博通共禰家文章兵法  
音律書畫卜筮無不通曉常以諸葛武侯自期少學於尹  
月汀以大學中庸為一生用力之書性至孝居夏三年枕  
席至於淚著而朽位至三公而無宅無田矣

請立志得人

丙申七年正月閏鼎重老因虹慶陳劄八對請立志得人  
上曰此雖至言知人最難李珣當太平之日欲養十萬兵

於都下人皆笑其迂濶壬辰亂作殆服其明見此誠近古  
所未有之才然以宣祖聖志終不克大用：賢不亦難乎  
村曰人皆有一能唯在隨才授任而已上深然之

### 明遺民苗瑛實

三月明遺民苗瑛實等漂到海邑將解送于清校理閔鼎  
重上疏曰臣切見苗瑛宗等浮海東來舟幾屢覆特抵殿  
下之國而反投席狼之口臣切憫之也置涪州大海中月  
賜粟食豈不仁哉雖奸人陰通清國必不以數十遺民失  
一國之和上乃召鼎重前曰縛送皇朝遺民納諸席口此  
不忍也然奸人懇固伺釁久矣安知其不洩於清也汝獨

不見李敬輿乎豈以小仁誤大策也仍歎曰孟子曰未聞以  
千里畏人者寡人以數千里不敢與清人交兵是可恥也  
乃與謀畫北伐事鼎重益親信矣鼎重為人沉毅有大畧  
精米射人望之無不濟勅好學善言兵尤習遼事常語清  
塞無防守西置甲軍廣寧二千人遼東寧遠四千人牛家  
庄山海關五千人鳳凰城百人瀋陽千人寧古塔二千人  
通州八百人蘆州三河或百人或三百人其他州縣所居  
者皆大明時中國農作者也若卒萬兵直到關外則遼廣  
可定既定遼廣則人皆聞風而起皆將壺噐而來矣議者  
疑其迂濶然鼎重固覽遼地尋形察勢其慮之必有所在



矣

放潞浦島配

五月閏早審理上曰為國之道由家而國曾者審理只及  
疏遠不及至親可乎潞浦及三兒久處海島且浦過時未  
冠婚一恣不能忘予欲放還諸臣感動無敢異議何命  
復爵歸政院繳還大臣議皆難知獨令中樞李敬輿以為  
潞浦放還之命藹然有克舜之心昔周公討三叔置辟其  
魁以七乘囚霍叔三年不齒其後復其爵也潞浦五年圍  
置足觀七乘之囚到今復爵無愧周家仁厚之意設為國  
家遠慮有爵無爵恐無關係上從其議

判中樞府事金集卒踴慎獨齋沙溪子父子倡道東方遊  
其門者甚衆晚際聖明感激恩禮知無不言言必中理前  
後論治皆本於人主之正心尤養狀其德曰端方深密溫  
雅和粹如精金玉清而不激介而不矯承累世積美之  
餘聞詩禮淵源之訓其規模節度一以家學為準

宋時烈囊封

丁酉八年五月除宋時烈贊善特下別諭召之時烈疏進  
小冊子手自繕寫三襲膠署以防宣泄盖用朱子囊封故  
事也其一引朱子所歎大承氣証下四君子湯之語請致  
致帝王之學其二引陳俊卿密誠宋高宗語陳保守身體

其三引龐氏密效忠歎於宋朝事請達忠義於一脉正統  
之寄寓南方者其四引宋孝宗不窮治漏洩事典刊於漏  
洩之人其五今日急務只以養兵養民為事其六言近日  
大臣不卞是非只以惶恐二字仰對外方傳笑以為惶恐  
政承其七亟賜鄭蘊謚以為獎勵之地其八言許衡失言  
身胡元以帝堯大統接之女真且以遼金補大以列國待  
宋請黜從祀其九言綾原未嘗作北行旃坪數使虜中流  
傳謂殿下欲富之以彼中賜與臣窮痛之其十殿下令臣  
續諸主六博歡譁仍微戲債酒食爛熳不唯聖心流湯亦  
豈德將檢下之道哉其十一殿下奴詬大臣承此諸臣經

筵儒臣露膚受決皆 殿下不能涵養之政其十二金弘  
郁以應旨進言而死事其十三大內營造公主第太侈事  
又言有一嶺間徵督蔚餼謂自上因勲戚索之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云々批小丹中所言真是愛我之血忱能不感  
動於心乎一本疏辭凜々正大與古聖之言可謂相表裏  
矣此予之所以眷々不能忘而日夜思欲致之之意是歲  
十月特舍除金弘郁子孫親屬禁錮之令曰宋贊善陳疏  
言之故予為允從焉 十月時烈又上疏辭職復申許衡  
黜聖廡略曰懷慶名儒天下後世之所謂大賢人者而臣  
敢倡言排之又不自揣悖謬而側耳於聖明視學之日冀

聞有所處置臣之愚妄誠可哀也云蓋許衡失身醜虜得  
罪於春秋之義而當此天壤易處義理晦塞之際又為頑  
鈍無恥者之口宗故必欲黜之聖無為明天理正人心之  
根本既言於小冊中又以疏申之 十一月上遣 棣下  
密諭論修攘之義又言許衡黜享難便之事時烈復為啟  
奏以為臣伏見封到一角文字有以見聖心卓然直如天  
地同其大舜禹向其聖也臣之妄意政為今日天理日晦  
人心日汚故冀以此密扶世道之萬一以為異日陽復之  
基本若如議者之言則是春秋經傳不敢進講於經筵朱  
子議論不敢暗誦於朝廷魯頌當廢在泮之編七篇當去

許行之章寧有是理哉朱子曰不幸蹉跎死生以之臣於  
此亦云爾 時上日益春注必欲速致之數召不已時烈  
以為上志卓然如此不敢不奉承遂有許驅馳之意經心  
世務日夜究觀古今事變其布南俞榮磨龔設施之策  
上嘗教曰與我共事者死節人戰亡人子孫昆弟豈不為  
我股肱草野讀書知義理人豈不為我心腹但無紹介不  
能用於聚會精神之時也以金蓋熙紹介於宋時烈將寄  
心腹股肱之托

進善尹宣舉疏

畧曰始而妄學陳東之所為終焉未克為尹穀之罪人又

曰臣於丙子再上太學之疏而畢竟未免顛沛於上都臣  
竊以為大可恥也夫所謂士無必死之義者定計於常也  
既在圍城同罹危辱則臨死苟免豈不媿於心耶今之論  
臣者或謂與友同事而不能死與妻約死而不能死目此  
引咎無意仕宦此亦莫非臣宗狀也然所以為此者非謂  
友也非為妻也只恨臣身之苟活而已 批曰未聞陳東  
終致尹穀之死

### 李敬輿卒

領議政李敬輿卒蹄白江文章本於經術事業本於義理  
至於義所當為者孺子其不可奪十五歲時 皇朝董中

即見而踈然曰雖在上國亦當為命世人 孝廟初元有  
魚水之契每稱先生大人

### 擢拜宋時烈

戊戌九月特拜宋時烈為吏曹判書宋浚吉為大司憲時  
上必欲伸明大義委任兩宋而於時烈尤有加焉時烈愈  
激殊遇至誠任職進退人才激濁揚清節用愛民損上益  
下不悅者甚多

### 賜宋時烈詔表

十月 上傳于政院曰近視吏判所着衣服甚為涼薄為  
慮其苦寒致病今此詔表欲為面賜而近因病患久未如

意故茲乃下賜本院傳諭此意使之勿辭時烈上劄辭略曰臣所藉非薪所抱非水誦武侯之言則寸心常焦讀文山之奏則中腸自熱雖或懸鵠百結積雪三丈誠不知其寒也政宜君臣上下縞素為資牛尾機線不敢妄費筆奮風則如雷震物急民隱則如渴赴泉以少回今日之世道則臣雖凍死於雪裏未及大椀之不托榮耀無窮千萬無恨上恩批不許浚因入對又苦辭上密諭曰卿未諭予意耶遼薊風霜將共同其驅馳也不敢終辭退而識君臣酬酢之說於表上矣

湖南行大同

始命全羅道行大同法領敦寧金堉上遺疏曰湖南之事臣已為徐必遠而付之臣若溘然則恐一朝無助事至於中廢也荅曰湖南事得人而付之何憂何慮浚上追思堉曰安得擔當國事堅確不撓如金堉者乎浚必遠狀啓言扶安懸鹽柳炅以差負上京若賜召見庶悉海民餓莩狀政院以失體請推宋時烈上疏曰必遠之請語意撲直不害為敵忠也皇朝故事十三省官負進表來者并吏卒引跪陛下皇帝親傳玉音曰知道吏卒之賤咸得仰覩天光其規模廣大誠意惻怛今此引入卧内問民疾苦則遠方疲癯亦必感殿下恤民之誠也上嘉納

特賜八對

九月特命宋時烈宋浚吉八對 上曰今此之未苟不共  
天位治天職更何待乎唯願卿等同寅協恭共濟艱難可  
也士生斯世若無意於世則已抱才學而不試將何用哉  
時烈對曰 殿下臨御十年勵精曷治而治效莫如臣宗  
未曉其故也臣嘗聞頃日筵席下教曰有如此之辱而在  
下者不此之思只勸修身此辱不免則雖堯舜孔孟之修  
身何益於國果如傳者之說則臣恐聖學有所未益也所  
謂修身者乃格致誠正之謂也若以多識昆虫草木為格  
致以老佛清淨虛無為誠正則其所以修身者誠無補於

為治也孟子曰如耻之莫如師文王欲法文王捨修身何  
以哉 殿下此教若因一時慨然而發則猶可觀也若以  
為不善修身而可以有為是大不然矣時烈仍疏陳修攘  
之策上命左右史勿書詔秘不得傳上仍歎曰金益熙在  
時每言及此等事矣今也則亡矣目今國勢日就委靡  
無事僅遣亦云幸矣時烈對曰朱子每以南北再勸中外  
無事為痛恨二字恐非今日所宜道也 上歎曰宋孝宗  
不得用朱子可恨也然他人事言之甚易而未知予之自  
為則如何也浚吉曰為國之道非一內修外攘安民治兵  
固是當務而帛今所急莫先於保護聖躬其次莫如救活

飢民此乃內修安民之道而即今公私俱竭不知何以為  
計也時烈曰宋孝宗曰救荒只在早行而得宋朱子以此  
四字為功要之語而稱道之今臣茅塞不足以知然竊聞  
外議以為自國家必先發江都京倉舊儲之穀以為經費  
而大減賦徼然後民蒙宗惠須預為講究庶免後時不及  
之歎矣時烈又進曰宋孝宗嘗營造數百間屋朱子告曰  
彼飢餓流離之民佔於死亡之際忽見修造宮室謂無矜  
惻之心不無因此而怨望即今亦不無不急之營造矣  
上曰指公主家舍而言耶此宗非汲汲之事矣後吉又極  
言奢侈之弊 上曰四五十年內朝着不靖各自為心雖

有為國之心每作一事人皆譏議以此無與心必得同志  
之士可與共圖卿等宜引進善流共濟國事也當今之病  
在於姑息少無擔當國事者時烈對曰自上以無與心為  
教此甚不可 殿下受祖宗之付托豈可以羣下之懈怠  
而遽有自沮之意耶唯願頻接臣僚講論治道雖違豫之  
時引八卦內亦可君臣猶父子也何必拘於禮與程子曰  
羣臣列侍儼然而退情義若不相接主上宜心恭體舒方  
能悅豫常情笑語亦勿禁之程子此言深有意思矣後吉  
曰臣頃於這中敢陳俞榮等之可合於輔導春宮之任矣  
上曰予待兩卿誠意無間而兩卿之言如此俞榮叙用先

除講院之官

詮曹政注別單調用

十月吏判宋時烈召對講訖時烈稟定詮曹政注事仍曰  
典牲署專主祭享司畜署主接待遠人而合設未安今宜  
復設司畜署官負 上允之又啓曰童蒙教訓一日為急  
而宋後吉既為國子之任請與相議別設教官課程教訓  
而儒生守需意非不美也徒有弊端而無其效若姑罷儒  
生守齋而以其所供之米移供教官使之專意教訓則好  
矣 上曰此誠在上者無虧率之效以致此弊吏判之言  
勤懇至此予甚嘉悅又啓曰今因本曹啓辭受置為目矣

癸亥初式或以儒生直擢叅上者丙子亦行此教今自薦  
目中如有可用之才勿循常規直為擬差如何 上曰此  
言是矣雖學生其才可用則別為抄選別單啓下後調用  
可也

全減湖西嶺南被災邑賦稅

十一月時湖西災荒特甚宋時烈以一結五斗米必須盡  
為蠲減以江都南漢所儲米推移於國用則民蒙實惠大  
臣以經費不足啓減其畧于時烈 上荅言大臣不能奉  
順以布聖恩之為可惜又引朱子民之共財孰重孰輕財  
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不可復收之語反覆言 其不可



上特命一休蠲減時烈又請嶺南被災九邑令其湖西一  
休蠲減賑恤曰當此飢歲賙救盡誠則民心感悅必倍他  
時而可以得其心此所謂因敗為功者也又請統營所儲  
之穀移作賑救之資又請春等稅米從民願作木 上皆  
允之曰為民父母而使之飢死則豈代天理物之意也  
別設軍賊廳以瀋陽陪行軍官朴培元申晉翼吳孝誠趙  
讓張受聲金天雄朴起星張士敬等為別軍賊而處焉  
別設童蒙教官訓童蒙吏判宋時烈建白也

詩諷

校理鄭斗卿疏進詩諷十二篇 上優荅賜舉此斗卿号

東溟少時以白衣從事隨儂相臨發注元相斗杓家不遇  
見樵掛籃團領取着出沽酒痛飲仍吟曰長安俠少出關  
西楊柳青々黃鳥啼笑旣錦袍留酒肆劇令詩客醉如泥  
上常謂斗卿詩不下於李長吉吟域中王亦大天下佛  
為尊句曰谿谷以為此句與李杜相上下又下教曰斗卿  
終不以大提學書丹旌豈不究哉

尹鐫拜進善

十一月以尹鐫越八階拜進善鐫昏朝孽臣孝全之子也  
以道學擅名當時微為譴議鐫固讓封還告身時烈歎曰  
其節不可屈也後吉笑曰茅視之初一隊儒林莫不友善

而自鐫改註中庸凌駕東方儒賢時烈斥之以斯文亂賊  
以故不為薦引尹宣舉最中鐫毒篤信靡他全是貽書時  
烈責之或有以不直拜都憲為非者時烈遂未擬於進善  
而受點時議又以越八階除拜有違法例為非故時烈啓  
違之而復因八對啓仍之於是宣舉以不使上待鐫賓師  
又貽書責之時烈答曰希之道德固非淺陋所可窺測三  
代後人物宜莫如伊川而當時呂馬諸人薦授國子教授  
崇政殿說書伊川或受或不受不受在己而已未聞以薦  
之授官者為非也進善之職不下於說書今見兄書則似  
以為不敢以待伊川者待希而唯燕昭待郭隗者然後乃

宜云此則愚劣見不到識不透處然自今進思猶不得其  
恰好處置若果陳請則當日已除服使人慰之耶仰當等  
官師事之云耶當親臨見之云耶此教者皆非如第兩可  
辦得又曰若請以就見師事則呂馬之於伊川猶不敢以  
是為請者而兼且尋常以洛建之反卒責之一朝如此者  
恐非事君之義也完南李厚源責時烈曰公嘗闢鐫為異  
端而今反處鐫於講賊豈欲使世子學異端耶時烈笑曰  
朱子雖斥象山為異端又請升白鹿講席而使諸生聽講  
今日事亦何傷乎厚源笑曰公迫於尹宣舉真責德忍為  
此而又欲以口給禦人可謂善文過也

寅平尉鄭齊賢疏許李浣

十二月時捕盜大將李浣使其部將捕賊於寅平尉官齊賢上疏 上召致大將於政院而責之承旨沈光洙以為都尉 殿下之家人大將一國之重臣 上大怒下未安之教至是時烈與光洙同為八侍 上曰吾豈私於都尉而然乎只恨諸臣不曉予意也時烈進曰此政可賀之事也 上曰何謂也對曰以部將之賤乃能索盜於都尉家國之有紀綱可知此為可賀也今以行法之吏為罪而嚴謹之則其弊必至於廢法 上曰以無實之事因無犯之人不亦非乎對曰教子弟之道雖在士庶猶不可不嚴况

帝王家乎夫侯夫人一婦人也兩程大賢也兩程之其人爭豈有不是事而侯夫人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今都尉必不如程子也堂上聖朝處置事宜反不如夫人之事乎 上悚然驚歎曰如此好語載在何書對曰俱在二程全書而朱子編入於近思錄矣 上即命私文館進此書考覽曰予因都尉之事得聞善言仍曰非卿孰從而聞此好語耶卿之愛予至此深用感歎遂命勿問 後時烈八侍講心經牛山之木章諸臣論心操存善惡時烈進曰近日寅平尉事此聖上不能平心處也聖學用工若深於治心上則必無此病矣諸葛亮有曰宮中府中俱

為一體駙馬如有所失臺諫之規劾是不可已者雖有失中之言而屈意從之則當求天下之善也今嚴截如此所謂弛之聲色拒人於千里之外者也上曰此予輕章之致而卿又極言之益知其非也仍曰卿於國事每事盡誠予甚喜感卿豈不知予之病乎予病不無氣質之弱方其怒時則不知事之是非故自近日忍待中夜怒弛而處之則頗覺寡過矣對曰聖教至此欽仰感激臣亦以為聖上有此病也程子大賢猶難其懲忿有易發難制唯怒為甚之語朱子亦有氣湧如山之說聖教忍待怒弛而處之者此着實工夫也

毀鄭全郭三人鄉祠

十二月命毀鄭介清全彭冷郭詩鄉祠初三人當大北時濫路院享而因循不論至是宋廢吉李端相以對以疏極力論斥請毀前叅議尹善道上疏申下鄭介清曰有關於國是不可不明于也噫介清見嫉於宵人橫死已丑之獄幸得伸雪已三十六載而到今構誣有陪於己丑者何也臣聞介清本晉嶺南缺城人也六代祖可勿麗末以合同正謫配羅州其時配者必沒於官今之所謂吏鄉是也其浚兌役卜居務安世無顯官謂之寒微則可謂之官屬則不亦寃乎官屬則官奴之稱也我國鄉吏之子孫赫世冠

冕不可勝數奴之共吏等級固天淵也况書院之當建共  
否只論其人之賢否不必論其人之世系而宋浚吉登對  
時言介清務安官屬也官奴而隱匿則其罪大矣已丑構  
獄時豈不舉此而添一罪案乎李端相與浚吉二而一者  
而其疏則曰介清羅州鄉吏之孫二人之言何若是不同  
也宋浚吉登對時誦金長生之言曰介清於朴淳有師生  
之分而淳罷退後及付托攻尔又曰金長生公會間共介  
清相詔曰知朴相否介清曰聞其家多書籍注未看考云  
此則以背師為介清之罪案也李端相疏曰朴淳嘉其篤  
志嚮學薦拔羅州教授遂為門下人介清之為朴淳之所

教育舉世所共知其又曰背師反覆以門生叛其師為士  
者之大罪則已丑羅織之時豈不以此添作罪案而今始  
提起乎介清與逆賊汝立雖在同道相距三日程初無相  
見之路校正廳從仕時適共汝立同校僅十餘日而敢豈  
有親密之書乎其後絕無相從事而端相疏曰介清曾共  
汝立會議山寺汝立曰古今唯伊尹為聖之任者何事非  
君何事非民之語而十分活動在浚生最可法介清曰事  
當以仁義中正根於心節義落於一邊東漢之末山国是  
也噫山寺會議實有此事則同鄉之洪千環陳邑之丁岩  
壽等萬無不知之理自羅州構報共委官羅織之時何無

一言及此噫爾瞻之為小人：皆知之而端相父明漢贈  
詩曰文星今共德星俱千里湖山興不孤想得聞西新樂  
譜一時爭唱鳳將雛德文星鳳將雛蓋指爾瞻父子而言  
也臣不曾詳聞此詩而端相兄弟誤聞臣疏中應有此詩  
而功齒唾手到處煩說故人之不聞此詩者無不聞知而  
其詳遂入於臣耳此正所謂春雉自鳴也伏願渙發德音  
以雪介清泉壤之鬱結以快萬古士林之公論云云呈啟  
院至十度皆見却末以上候末寧還出給

激浦復爵

已亥十年正月時王子激浦等坐其母罪謫未復爵

上追念先朝撫愛之恩思欲復其爵号下教于大臣宋時  
烈進曰伏聞下諭大臣之教不勝感泣古人謂譴出師表  
而不淨則無人心云今此 聖教獨不感動乎其人等尚  
無官爵則宗有歛於聖朝親口之道古語云親之欲其貴  
也愛之欲其富也如斯而已聖德至矣可以將順而大臣  
并為持難云此亦必有所見而臣意則不然矣 上曰此  
事欲與卿更議今聞卿言宗合予意對曰自古薄於人倫  
而未有不亡者也教民之道必以五倫自上躬率如此百  
姓自當視感不教而逆矣以此推之昭顯之塔朴姓者不  
可白身而尚未沾一舍一體推恩未知何如 上曰亦已

留恣矣豈但堦乎又有一子矣時烈曰推息如此豈不有  
光於 聖德乎及至二月乃復

#### 四學規制

命祭酒宋濂吉大司成李廷茂者詳四學規制 東齋圖  
點及一年二十四巡制之規并罷只依程子改試為課之  
義及大典勸獎述條本學官兼教授每四時一巡取講誦  
十人而小學五人四書五人而或詩賦或文臨時出題通  
四時各學講誦四十人製述二十人歲末館官共學官合  
坐太學取十六人而小學八人四書八人合製八人并赴  
生進會試外方講誦製述亦依此例童蒙教官加出四人

并前設合八人每二員分差四部三江置分教官以訓童  
蒙外方訓長使其一鄉公論擇差告官分定於各村以便  
就學自官顧助守令親考講監司都事教養官巡歷時或  
製或誦有案效者施賞不能者楚撻禮曹震啓請依此施  
行從之

#### 戶布事官房折受事

二月 上引見大臣諸宰以戶布事各陳意見宋時烈曰  
百姓至愚而神若知朝廷本意只在於恤軍役而不在於  
聚財物則似不蹄究而但分辨兩班庶孽或收布定軍之  
際必致難處之事亦不可猝然為之以臣所聞則閩西鋪

子之弊固有紀極云如此等事案變通之所當先者也大臣亦言其弊請分付兩西監司益為革罷使各其地方官勾管收拾 上允之時烈又陳守繫廳各衙門屯田之弊曰當一體革罷又言公主廣占土地之弊曰當依法典以結數除出給之 上曰大君公主所給三百結也國無可給之路故使之自願折受未免有中間下輩之弊矣時烈曰既開其路則濫觴之弊勢所必至故臣以為當依法典除給結數 上曰知其弊端之如此故其折受有人言之處皆已明查還給矣

幄對

三月宋時烈八侍熙政堂時烈進曰頃日俞榮所達軍布變通事其時議論矛盾未得快施而其中物故兇弱之蠲減其惠亦不少也且田政戶籍不可一任其廢墜一番釐正似不可已矣 上曰田政甲戌以後尚不修舉戶口之數亦甚紊亂此皆即今急務而亦難一時並改今年既成物故兇弱之役則明年不可不充定其代五家作統必須先行也時烈又曰李尚真所達貢案釐正事如何 上曰此事先朝諸臣亦多言之而其時效有難便之事不能行之若先正田結則自可減省矣時烈曰雖不能趁即舉行而使解事之臣先為講究視其便否如何 上曰先為講



究以視便否亦好而第近來貢物減省者歿各司皆不能  
成形云矣 上又以前頭秋事為慮曰今年若又失稔則  
明年安得更為拮据經過耶天道豈必年々如是予之應  
天不得其道雖歎奈何時烈曰必須積其誠意應天以宗  
一念之間無或怠忽則天人無間庶有感應之效矣又曰  
奢侈之害甚於天災今閭閻豪俊上下無章至於當漢輩  
皆美其衣食若是而安得不凶荒耶以毛詩觀之魏國儉  
嗇詩人刺之而堯時尚儉故遺風猶在矣我國安東亦以  
土地瘠薄生理艱難故人無浪費之事而凶年不能殺尚  
儉節用宗為救時之良策而即今先務莫如修舉舊典祖

宗朝法制雖或非三代之法而當初定制時詳審慎密矣  
今既廢舊典又不創新法以致政令紊亂紀綱未整古人  
云欲法堯舜當法祖宗試以其中言之如勸農條力業者  
獎勵之規此雖與秦時力農者復真身之法相似而宗有  
補於務本之道請令廟堂分付修舉 上從之時烈又請  
發遣御史廉察賑救形止及耕農動慢 上曰此舉頗數  
無妨乎時烈曰外方若有御史先拜則守令另加畏賊雖  
數無妨矣 上謂時烈曰久不見卿常切鬱陶今日入侍  
頗覺慰解勿為早出久坐可也時烈曰臣意以為一時多  
有所達之言而若無舉行之宗則似未誠宗雖有萬言宗

為無益矣。上曰：卿言是矣，仍令諸臣先出，亦令承旨史官出使時，烈獨留，命宦侍洞開諸門戶，而屏退。然後參論修攘大計及國家大事。上曰：每欲與卿從容說話，而尋待晏日，終無其便。故今日則予遂決意為此舉。指予亦氣幸蘊，快庶幾整吾所懷矣。予欲亟言者，今日大事也。今日虜有必亡之勢，蓋前汗兄弟甚繁，今則漸：消耗孤單甚矣。前汗時人才甚多，今則皆是庸愚者。前汗則專尚武事，今則武事漸廢，頓效中國之事。此正前日卿所誦朱子所謂虜中得中原人教，而中國制度虜漸衰微者也。今汗雖曰英雄，荒于酒色，已甚，勢必不久。虜中事予已料之熟矣。

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聽者。天時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機會來時，故欲得精銳十萬，愛恤如子，皆為敢死之卒。然後發其有譽，出其不意，直抵關外。則中原義士豪傑，豈無響應者也。蓋直抵關外，有不難者。虜不事武備，遼瀋千里無揚弓騎馬者，似當如八無人之境矣。且以天意言之，我國歲弊虜，皆置之遼瀋。天意似欲使還為我用矣。且我國被擄人，不知其幾，何亦宜無內應者耶。今日事唯患其不能為而已，不患其難成也。對曰：聖意及此，非但我東宗天下萬世之幸也。然諸葛亮尚不能有成，乃曰難平者，事萬一蹉跎，有覆亡之禍，則奈何。上笑曰：卿是試我之

言也以大志舉大事者豈可保其萬全也予非以予才及  
卿能辦此事只以天理人心之所不可已者豈可以才不  
逮而自畫不為哉況志苟大定則誠自篤誠自篤則亦可  
以進故常有激仰爾且天意有在予以為似無覆亡之患  
也天之賦與於予不甚官庸且使予早罹患難增益不能  
且使予早習弓馬戰陣之事且使予入被中熟知其形勢  
及山川道里且使予久處彼中無有畏懼之心予之愚心  
自謂天意於予不知邈然也然群臣無異議此者而予年  
漸高居常忽々不知生之為樂也自卿上來漸有好意思  
然卿亦孤單甚可慮也卿不為黨論是彼此皆不助之道

也然予與卿志同意合常如骨肉兄弟則自有同聲相應  
之人矣予以十年為期十年則予年五十一矣十年內不  
成則志氣甚衰無復可望矣吾亦許卿退敢矣此時卿亦  
退去可也世子甚賢雖父子之間豈不相知性質溫良仁  
孝且有堅固之心定是守文之良主渠生長深宮中且不  
知兵家事似不可強以所難者責之且未經痘疫故予保  
之若嬰兒且疾病頻數尚無嗣息極以為念且念渠年少  
血氣未定恐不能保蓄以致不宜於予又妨學問故予近  
日別造一室于彼因指教義閣將使渠在彼讀書且擇謹慎老  
宦與之卧起予則在此父子相守使渠時々入內矣父子

間事難與人言而卿則有同骨肉故無隱至此矣大槩今日事於吾身不能為則將不能為矣世子之令德足以安保國家如此難且危者雖不可期而國事則亦無所憂矣且予八內之日則非但血氣損傷志氣亦墮處事不當且見古人壽夭多係於此誠如無逸之戒故予絕戒酒色不以近身以是予每覺志氣常清身亦完健豈不可保十年耶天假之十年則成敗間當一舉矣卿宜共同志密議之以予所見則宋濂吉亦似無擔當意思如何對曰非無此志只真人氣弱故如是矣上曰李惟泰如何對曰李惟泰常言 至上堅定大事則凡事必須牢索為之且如民

人死者只令藁葬于家後以待大事成後使之改葬推類以及他事使民費財物疲精力之路一功杜塞專以此事為務可也云矣上喜聞曰其言如是則真可用者也予意許積剛勇可任以事而但聞真人沈於酒色殊無行檢甚可惜也予嘗以為共我共此者死虜家子弟也其餘則難矣予常於萬壽殿經營時托於相址而泚坐一處引若干臣微說此事而試之皆邈然無以為意者何痛如之諸臣唯目前富貴是蓄恐為此事而國公家覆故言及此事莫不慄然寒心只自慨歎而已渠輩皆為子孫計而不自助我亦他無所為者故亦為諸女生計若大計已定則

諸宮家雖已造成變之功無所難矣對曰自古帝王必先  
修己形家然後乃可以立經陳紀事有頭緒 今殿下不  
能擺脫冗雜事安知有志之士不為解體而諸臣之但肥  
其已者亦安知不規 殿下而為之也昔仁朝祖尹燿有  
言曰 上為善以率下者有之矣未聞 上效下之尤也  
此言殊有理矣 殿下誠洗濯心神凡千雜事一功不為  
心之念之以此事為主則臣亦何敢不忘身奉公乎臣前  
日以諸葛亮不置史官朱子姑待恢復中原而立廟之說  
進言者意有在也 上曰卿言極是從此當與卿凡事密  
議之然密議之路極難予徐思其方也 後果有如此教者 今天灾

時變如此夫為所不當為固致灾變當為不為亦致灾變  
昔晉武帝創業之後全無所事故古今灾異之類仍莫如  
當時者是知束手靜坐亦致天怒况今所當為者實天經  
地義之所不可已者而恬然不為天之示警不亦宜乎今  
日諸人皆畏我人投虜者生憂此必無之理也渠等欲使  
我國存保而長為渠輩之利者是真至願豈欲生事我國  
哉其或恐嚇者則姑欲脅我以為利也其心則實欲我國  
之無事也予之所日夜勞思者唯養兵一事也卿前言養  
兵養民必相妨何以則不妨耶對曰此非臣之所言也乃  
朱子說也臣意以為凡係財力一切勿為浪用盡故之軍

需又行什伍之法使民丁無有漏遺者然後每三人擇壯  
丁為兵以習戰陣其二人出布以養其一如今御營之法  
則以兵養兵似無侵及農民之事矣什伍之法乃周禮也  
然必先立紀綱然後此事可為也立紀綱之道必在 殿  
下之無私心也 上曰什伍之法當講究而為之也曰姜  
椒事至今人心不平 上意如何 上曰每欲與卿言此  
而無其隙未果也姜之為惡何可一口益言只以一事言  
之愛子之心禽獸亦有之矣頃於昭顯喪時大朝痛以責  
之曰是不慎衽席之致姜發怒曰自某月以後則不相近  
矣其後生子欲索其不相近之言即自殺之而匿之其性

如此其為謀逆何足恠乎且謀逆事跡宮中知之外間何  
得知之其事狼籍千萬無類外間尚今寃焉予竊痛心對  
曰其謀逆事跡外間誠不能知然如臣之愚亦不能無疑  
臣嘗記其時先王傳教曰埋函置毒必是此人取為夫必  
是二字是未分明之說宜有以未明之事而戮人以大逆  
之理乎宋朝以莫頌有三字殺岳飛至今天下莫不寃之  
今此必是二字恐不能嘿人口也 上憮然曰此則予未  
之思也果如卿言矣然謀逆則誠無疑矣曰設令姜真為  
逆賊然金私郁豈有知其為逆而救之 理乎不過所見  
如此矣 上曰其時予已定法令以為如有敢言者即共

姜同罪云故渠何敢不有此法而言之乎此予不得誅之也對曰此正所以來人言也姜既以逆誅死則法已行矣何可憂人之敢言而復為不敢言之法以禁人言此似內不足者為故人愈不能無疑也上良久曰以卿言更思之果如是矣上曰卿言必稱朱子卿幾年讀朱書如此慣熟乎對曰臣自少讀大全語類心誠好之而其未讀處亦多矣上曰朱子之言果可一之行之乎對曰古聖之言或以古今異宜而有不能行之者至於朱子則時序甚近且其所遭之時與今日正相似故臣以為其言一皆可行殿下試於暇日先讀其封事奏劄奏議等書次

閱語類中切要之言則必有符合於聖心者矣上曰當試如卿言矣又曰凡予所欲為之事及在下欲為之事中間大臣阻擋則終不得行頃日布尺之定式予聞卿言即下傳教先令內需司所奉短其尺數而大臣以下難之故事竟不行從此頂共同志者訂定凡事矣吾亦欲處卿於大任而慮有忌之者以致卿不安之端也且卿陞遷則銓選無可任者故至今趨趨心常奮也予之中心所思則雖早晚處卿以大任而亦令兼任兩銓但以多貽以勞事為未安早恣如此則忌之者尤多故只藏之心中矣對曰臣決非其才若是則殿下不知臣之甚矣殿下既有大

志又不欲捨臣之何敢有退改之心乎只當以死自期然  
臣宗無適用之才 殿下只處臣於帷幄之中時時詢以  
疑事則臣豈敢不盡其愚乎 上卿意其予不同矣曰然  
卿誠言今日之事何者是急務對曰此非立談間可益之  
說然臣請以平日所學者陳之夫格致誠正之說為古今  
陳腐透濶之言然聖人必不為此無用之言以欺後世也  
夫格致者所以明此心使之處事得當也心苟不明則事  
不得其當事不得其當則非但害於政事人心悍然不服  
亦且慢侮之矣如此而為國者未之有也後世透儒以致  
察於草木昆虫之理為格致此雖亦為格致中一事然只

專一於此而不先於庶物人倫之大者則惡足為格致而  
又將焉用哉自 上亦若以此為格致則想以聖言為透  
濶不切而莫之肯用力哉昔朱子以凡事求是為格致之  
宗此言當深体也至於誠意之說則好善惡之乃其宗事  
也人君內自身心之間外至用人處事之際無不用力於  
此則其於為國何難之有若所謂正心云者人心之体雖  
已明好惡雖已審然心不能湛然虛明則易為物撓仍為  
所昏故反失其好惡之心 殿下誠於平明未與物接之  
際此心無有偏着之時自驗其酬酢之如何則其當理者  
必多而不當者必少矣 上曰此說極是予於早朝多驗



其如此其與晝間心体紛擾之時自別矣曰格致而事皆  
得是誠意而好惡既明正心而心体常自恭然無累如此  
則事之物之處之皆得其宜矣如是而庶事不理人心不  
服者必無之理也然則所謂格致誠正者果是無索之虛  
談乎不然而徒以志慮血氣而強為之則雖不無偶合於  
理者而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一事當理而一事不當理  
今日好做而明日不好做此於自己常不快濶况望他之  
信服乎 上曰此言極是此古人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  
神者乎雖昏愚時之索有如此意思如不間斷則何事不  
可為然意思好時極少矣對曰此程朱所以論學必以敬

為主也敬則此心常存少無間斷不敬則心地昏亂好意  
思旋即衰淡故朱子曰一時意思能得幾時乎若是則雖  
小事不可成况望天下國家事乎 上曰卿每以至誠遵  
我之不敢忘卿亦自思所以集衆善未嘉言以為共濟之  
圖最是卿所謂平朝云之者甚功予亦嘗驗之矣自下所  
奏之事有拂戾於意者姑為捨置以待中夜不平之意消  
熄然後平朝起而應之則其所不當者鮮矣以此知孟子  
之說是功要語也對曰自 上如此用功則何憂乎聖學  
之不至高明乎 上曰吾有兩大問者今當問於卿而決  
之也今日大患莫甚於兩賢從祀之請矣予嘗於彼此百

般彌縫僅得安靜則私以為幸而此論旋復起發風波大  
生久而未定其害於事者何可勝言卿以是非為如何對  
曰此非容易說斷者也兩賢從祀之請一國同辭今已數  
十年此可謂公論矣唯若干人襲其先世緒論敢為異同  
之說臣意以謂從祀是重典如曰不可輕議云則猶之可  
也若其誣辱者則決是悖類之徒也毋論道德如何而既  
是先輩長者則後生未覺何敢乃爾程門人論先輩短處  
則程子必曰爾輩但學其長處此豈非善美之風乎 上  
曰此誠是輩悖戾者何足校乎對曰此輩之不足校誰不  
知之然其間或有為父兄者不能止之而反有指道者甚

可惡也二賢道德學問臣亦未學也何敢知之自 上若  
讀其書求其心而論其行事之案則可知從祀之當與不  
當矣若不能明知篤信而徒人言之是聽則案無益於身  
心矣如先海之於五賢是也然臣於此則別有所見而猥  
不敢盡達矣 上曰試言之對曰五賢之從祀雖舉國之  
所共請而成者然其中豈無所更加斟酌者文成公李珣嘗  
只舉趙光祖李滉為可以從祀臣恐此論甚為端的也此  
後如有大賢如李珣者出則恐當於已祀五賢未祀二賢  
之中精加取捨使人無可非間也 上曰如此則事雖至  
當恐益紛也對曰臣故曰必俟大賢然後可為也 上

曰今日所急者似非此事而朝臣章甫以為急之舉予甚病之對曰澆祀之舉雖待議論故一未晚也至於士習不可不先定也其誣辱先賢者則殿下深惡而痛絕也不可視為尋常也上曰卿言是也此後如有詆辱者則予當痛斥不饒矣仍曰予與卿今日所言無有論及諸臣是非黜陟之事而外人則必多不悅者矣對曰誠如聖慮然亦不可臆避而疑諸臣者也上曰後日復當如今日而密之相議之路卿亦思之也遂退出左卷密錄於冊子而深藏之後因史氏之請付載國乘云

金弘郁復官

三月時有雪凌小大憂懼吏判宋時烈兵判宋浚吉八侍上曰三月雪古亦有之豈有如今日之甚乎此案寡昧之不德必有可指而言者無乃有含冤未雪者耶時烈進曰天下萬事莫不本於人主之一心之取存所發或有不合於天理未當乎人心則不待天之示警而即此已是灾沴辭氣之間苟欠和平則雖非雨雪之時亦一雨雪之天也殿下以含冤未雪為教臣亦當有所陳矣自上臨御十年案無大段過失之德而唯金弘郁以言被戮人心至今不平今若伸雪其冤則弭定之大者也上曰莫重達徹渠豈不知而妄欲伸冤其罪顧不重歟時烈曰古今

天下寧有庇護逆獄者乎渠則必以為冤枉而未言之下  
敢陳兩懷區區願忠豈敢為姜獄也哉言雖委發決無邪  
心弘郁既死於杖下人皆謂弘郁之死由於欲伸姜獄不  
知其被罪之由案由於不有禁令本共姜獄有異矣應旨  
進言慘死桁楊其為聖德之累案非淺也而丹書未洗庶  
究莫雪亦為招灾之一端矣 上曰兵判之意何如浚吉  
曰臣於此事總不敢益言而大繫弘郁之死至今不厭眾  
心矣今日伸冤固不敢望而 殿下試於中夜靜時思之  
則必知其是非矣 上曰事若可為則何待後日更思耶  
且吏判以為非共姜獄此言有理出於應旨不知禁令則

容有可恕之道金弘郁復其官爵

閔維重論隧道

四月晝請罷浚鞅納閔維重啓曰前叅判金佐明葬其父  
故相臣墳僭用隧道請令有司考律勘眾仍令改葬正其  
非禮 上曰近聞士夫家用隧道者滿皆是今於此家  
不可專責仍顧時烈時烈對曰士夫之僭用隧道已成弊  
習雖難一二追論隨現論列自是培諫之道 上曰金佐  
明姑先推考時閔維重遠發此論金佐明兄弟惡怒如火  
培閔諸人怵於形勢多有厭避者維重旋以御史出外培  
論將不免停止宋時烈方在銓曹以為此是據法正當之

論則其中親勢厭避者不可無警略行黜斥以是惡怒專移於時烈

國恤

五月四日太白晝見 上昇遐于昌德宮 時 上患鬢腫違豫有日而露立禱雨是日果大雨而上候仍以添損痛不可忍令申可貴下鍼血注不止遂大漸中官走出傳命曰領相吏判急之八來似有顧命領相鄭太和吏判宋時烈趨入 上已昇遐矣中宮設屏西北隅羣臣環榻而哭遂退小飲時大臣以下請入侍飲宋時烈曰禮小飲未結以絞未掩其面孝子猶俟其復生歎時見其面也此臣

子之所不忍違請待大飲結絞世子命大臣共儒生熟講悅相鄭太和與宋浚吉議只不結一二絞以存愛禮之意時烈出奉審梓宮濶狹共飲大不稱即招次知中使以細竹量度而未其濶果跨梓宮壇外而有餘即言于院相諸臣相顧錯愕使入奉審則非由人使而然院相使鄭善與惡求廣板而不得達于世子遂用連板

慈懿大妃服制

時慈懿大妃服制未定禮曹建議大臣儒臣事於是諸大臣鄭太和李景奭李時白元斗杓李厚源獻議以時王之制似當為暮年之服宋時烈宋浚吉議共諸大臣同遂以

暮年達下

議見禮訟

群臣服制議

大司憲李應蕃大司諫李尚真等請依朱子君臣服制設行古禮政院請設于大臣儒臣依達李景奭設先正臣李滉之為此設也故相臣朴淳以禮官難之己丑同極之日故儒臣金集設此禮而故相臣金尚憲難之臣亦以難焉非以古禮為不可恐有不齊之患到今同極倉皇之時遽爾設改未知如何此臣淺見所以無異於前也鄭太和設以為曾於己丑遽廢流來之禮案涉重難故臣不無持難之意如前設設更無異焉李時白元斗杓李厚源設以為

前所未行之禮似難輕設宋時烈設朱子參酌古今損益禮令以為千古不易之定制臣以謂可行無疑宋浚吉設朱子說為必可行之正論 上曰兩儒臣之言如此更設于大臣諸大臣設如前無容更設云李景奭設渠輩設法朱子而服斬臣以為當法孔子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先朝羣臣為仁廟不服斬今何敢為先王行古制以違三年無改之訓云云 上曰依大臣設施行

上躡

上尊躡曰宣文章武神聖顯仁孝宗大王陵躡曰寧陵

山陵

九月封陵于健元陵右崗 初尹善道以風水術言水原  
府治後崗為上格千載一遇之地諸地師靡然 上納其  
說已始石役公卿三司皆言不便 上不聽判府事李時  
白劄畧水原地勢平廣田野膏沃正當三路輻湊之衝宗  
四通五達之郊也先儒所論五患未有大於此仍論英陵  
傷私濟洞之可用 上荅曰私濟洞果有非常異瑞則封  
英陵二百年後所用諸陵果皆倍勝於私洛洞乎且此地  
路遠人子情理似不可用 領中樞李景奭劄畧生有益  
於人者死不害於人是以欲擇不耕不食地而葬焉仁人  
君子之心也凡犯五患之戒忽久惡之最必用不必用之

地決非忠臣志士所以為國家深長思也先王在天之靈  
亦必以託先陵為喜如取其吉且近則孰若健元陵內乎  
判義禁宋時烈劄曰五患之說雖甚功迫非目下之事  
姑置不論唯是子之事親養志為大存沒何異臣竊伏念  
大行王至仁徧溥無物不在所愛而至於士卒則忒甚焉  
故以水原為七千兵甲之所在此擬之漢之涼州差違師  
倖必極其選而撫恤其人必異他邑以為緩急得力之地  
今撤其邑里破其田產使之咨嗟恨歎有必非大行王之  
志也以啓以疏至再至三始命改卜於健元陵右崗

王以聰明睿知之聖有備否洛屯之志臨御十年克念克勤未嘗一日或怠海隅舍生方且企踵逆頸以望功成治定之日乃以禮陟嗚呼天乎真所謂創業未半中道崩殂者嗚呼天乎自三代以下治不本於學故道術為天下裂唯王遜志來修以御家邦故賢之乎王道之純三代以下唯功利是尚故多愧於天理民彝唯王正誼明道無所計較故聖志克定卓然如青天白日曰曰不克曰曰民寡唯厥心厥事是既是常有日暮途遠之歎又歎曰古語云一二臣同不為無助今則大小數同唯目前是焉誰共我共此者時有荆南帷對之賜其沈機妙筭有非人所可窺

測者尤好宋儒書有以心學說進者即授筆臣證正曰得無有悖於程朱否蓋其秉天理明聖學正王法伸大義以緬春秋大一統之業以承聖考道心之傳以不負皇天生聖之意者豈非建天地而不悖貧鬼神而無疑者乎世無知德者固不能象成歌詩䟽越為舞使人愀然如復見盛德之容然以經傳所載摸象而蟲筦之其乃文乃武祖乎克孝弟益道宗乎舜勤儉惡旨酒法乎禹不通舞色改過不逮事象乎武王自漢以下則恢廓大度高祖如之重厚直柔先武同之信義彰著昭烈近之弘文鉞柱寤寐嘉英



而齋志不伸惜乎宋孝宗似之此則時勢然也王在燕忽  
見五彩雲空而神龜出見昔禹抑洪水而天乃以是錫禹  
使王志業成就則將不在禹下奈何天示之兆而不早之  
壽使天下萬世卒不得受其賜歟孰謂亂之可治宸之可  
正而陽不可終無欺匪風下泉之終於憂風其意安在宜  
所謂天不勝氣數屈伸而然者歟雖然建皇極之正明人  
倫之晦其正大宏遠之規日星乎中天遺我聖子以基億  
萬年無量之業則其與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者未嘗不同  
也龜真有知也欺噫此可以少慰臣子無窮之痛也歟  
判義禁宋時烈劄伏念自古帝王有大德盛美則必有

博古能文之士持簡操管從而寫之故事蹟彰著傳之曰  
倦使後世力誦不已此非如臣者所可企望又况所被傳  
教之意其所以推明謨烈緒述志事者卓之巍之震動宇  
宙如臣者尤不足以奉承故文益咨且冒死復辭矣伏承  
批諭愈益懇惻臣始敢不揣陋劣收召魂魄始得撰次茅  
以呻痛之中絕少操筆之時以致迂迥不以時進心切悖  
恐無地措身也臣垂死之中五情猶存每當書事慕言僕  
然况若復瞻天顏更聆玉音嗚咽不堪一字千涕嗚呼悲  
矣茲者僅得脫藁淨寫投進嗚呼疇敢以彰施之末繪天  
地而畫日月也且以畏約拘忌之故務為宛轉不能直書

真所謂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者也尤不勝痛苦第嘗見  
朱張二夫子嘗銘其友魏挺之墓畏難小人曾覲之勢而  
恐貽挺之不測之禍故挺之言行不欲察之言其後二  
十年朱子進補其所闕今日所可畏不止於曾覲而已則  
顧安得肆意以書無所勑酌哉此或是一種道理也臣若  
只為一身禍福以暖昧先王之志業人不食其餘矣何以  
拳顏於天日之下哉是其大体之不可闕而尤可忌諱者  
則終不敢書若處之有術則進補亦無難矣雖其所書者  
亦不無更加詳量則姑作兩說以候睿擇益乞款微其辭  
而著其案伏乞  殿下與二三大臣商議以定取捨不勝

幸甚且以進御之本臣所宜手寫而病不能成字又不敢  
付之外人以益其煩言故只使不解事賤息德屏而書之  
其於上平空連失格例者殊多乞多塗乙不恪甚矣臣既  
覺如此不勝震駭遂欲改本則日期已迫不可復遲故仍  
以呈進無任惶恐俟罪之至取進止

初頒敦寧李景奭撰進大行大王行狀無闡揚平日志業  
者  上傳于承旨金壽恒曰期挽斯世伸大義於天下者  
此實先王之志也今此狀中不甚舉論此一歎不可不明  
白寫出此意傳諭于誌文製述官至是誌文成諸奴畏其  
觸諱李景奭貽書於宋時烈又抵書於忽護使沈之原恐

動之又猷叡曰今見淨本欲其可改處業已改之以臣淺見如人定亦能勝天况天道自能淘汰者乎故十六字似涉語長且匪風下泉之終於喪風其意安在此十三字雖無之似乎可矣未知如何既有兩懷敢此進達更詢乎作者云矣 戶判許積劄伏以臣於頃日偶見左叅贊宋某所撰誌文草本歎其立意之得體而為恨其遺辭之或欠於痛快即伏見下都監淨本則此草本多有兩刪改而其刪改即其語意微露稜角處也臣於此尤不勝慨然之至嗚呼先王深仁盛德固非文字上所可摸寫其髣髴而至於平城之夏臨御十一年間案未嘗一日忘于聖志者也

大志未就遂萌殂豈非東土舍生窮天極地之至痛乎猶未墜於地可傳於後世者存焉凡我臣民之所當盡心於今日者其不在茲乎雖有所畏約不能大書特書不一書又安可過執疑慮剛之又剛至使案跡終不免為埋沒之故乎嗚呼志不伸垂空文已不禁忠臣志士嘔血欲死之心今乃并其文而沒之則後人於何傳信而考德宏猷遠圖愈久寢微而莫之傳則又豈非千萬世無窮之恨也哉其在慮患之道固宜謹慎而寫時無謗刻後勿印不煩衆目斯可保其無虞雖更書痛快之語且無不可况可刪其立意之大要乎如其不然致令流播則設令更加刪改

豈無一字之宜秘者乎已刪之文亦足招尤起閭惡在其  
刪之之意也以此言之則刪其不刪無甚懸殊只今必可  
傳者不傳而已以臣愚昧誠未見其可也噫先王豈不知  
國小力少之形勢而猶能奮發其大志唯義之在不計較  
利害今 殿下反不敢書其志之所存於掩然之文孰謂  
前聖後聖其揆一也此又臣之所大戚也茲文既經睿覽  
刪定又出大臣如臣鴛鴦議論敢列而受先王死生骨肉  
之恩莫如臣也分毫未報乃劬遽遺此身此生長恨而已  
矣念及揄揚之失真益功悲痛之填骨髓將當仍不當刪  
之條書諸別紙冒死投進伏乞聖明深加意焉留臣劄本

于中更詢當否于廟堂毋令莫重之文故於草一碑得永  
有辭於天下後世焉取進止 上又問于宋時烈時烈力  
辨之 上命勿改只令勿利以防宣泄



